高考往事

马治平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考往事 / 马治平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5
ISBN 978-7-5360-5310-6

Ⅰ. 高… Ⅱ. 马… Ⅲ.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9224 号

责任编辑：谢日新
技术编辑：易　平
平面设计：罗子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广东台山市北坑开发区）
开　　本　889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7.375　1 插页
字　　数　15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第一章　同学少年 …… 1
第二章　青春萌动 …… 17
第三章　痛失高考 …… 29
第四章　电站工地 …… 42
第五章　相约柳下 …… 56
第六章　辗转反侧 …… 73
第七章　春风得意 …… 86
第八章　淑英代课 …… 98
第九章　激情燃烧 …… 115
第十章　电站造反 …… 127
第十一章　遣送回村 …… 133
第十二章　彭霞下放 …… 144
第十三章　痛打杨癞 …… 156
第十四章　恶人告状 …… 169
第十五章　石生招工 …… 181
第十六章　参加高考 …… 193
第十七章　振山作梗 …… 206
第十八章　柳暗花明 …… 217
尾　声　十年以后 …… 225

第一章　同学少年

1

正是中午时分。六月的太阳烈火般地烤着大地，将军岭上一片寂静，虫儿藏进了草丛，鸟儿躲进了树阴，蚂蚁钻进了土洞；剩下无处可藏的树木和石头，万般无奈地承受烈日的肆虐。只有山间的永乐江敢于抗争，执着地流淌。

顺着永乐江边蜿蜒的山路上，走来一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肩上挎着一只洗得泛白的黄色帆布挎包，鼓鼓囊囊地装着什么，胀得两根系带差点都系不住了。年轻人敞开白士林布衬衣，一面走着一面吹着口哨，是当地伴嫁歌小调。峡口的山风一阵阵拂来，吹得年轻人的衬衣飘扬起来，年轻人情不自禁地张开喉咙“嗷嗷”地吼了起来，山谷里顿时响起了回声，余音像雷声碾过，盖过了脚下永乐江跌落的流水声。年轻人觉得好玩，索性双手围着作喇叭状，对着山谷歇斯底里地又吼了几声。不料一只小穿山甲从路边陡坡上的灌木丛里滚落下来，正跌在年轻人的脚边。年轻人一惊，慌忙后退一步，待看见是一只穿山甲，便用力跺了一下地，大喝一声。小穿山甲便头尾一缩，变成了一只小球。年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人兴奋地紧跑几步，双手去抓穿山甲。不料挎包从肩膀上滑落下来。只听“咣”的一声脆响，里面有什么被摔碎了。年轻人一手抓住小穿山甲，一手拎起挎包一看，心里暗暗地叫了一声“苦也”，原来是装菜的玻璃瓶摔碎了！这可是他在学校一周用餐的菜呀。他是县四中的寄宿生，家里困难，吃不起“公菜”，只得每周回家带一次菜。姐姐给炒好，装在一只葡萄糖玻璃瓶里。他心里一阵懊悔，不由得用力捏了一下小穿山甲。小穿山甲大概感觉到了威胁，“叽”地叫了一声。年轻人心里一发狠，举起手臂欲把小穿山甲往永乐江里甩。这当儿，身后有人在叫他：“钟石生。”

钟石生回头一看，是同学陈淑英，连忙收回手臂，对陈淑英笑了笑。

“你手里握着什么东西？”

钟石生向陈淑英伸过手去。陈淑英凑过头一看，吓得惊叫起来：“妈呀！”一边后退几步，“你……你这是握着什么东西？怪吓人的。”

钟石生嘿嘿地笑着说：“看把你吓的。是只穿山甲。”说着，把穿山甲向陈淑英递过去，“好玩呢。给你。”

陈淑英慌忙躲闪，边说：“你要死啊。快把它放了。”

见陈淑英吓得双手蒙着脸的样子，钟石生也就不逗她了。就问道：“你怎么上来了？不在下面等。”

陈淑英家住东山圩场大队，从家里到学校有二十几里路程，途中要经过几个村庄。陈淑英生性怕狗，每次周六回家周日上学，都要结伴而行。读初中那几年，同村还有两个高中部的同学一起结伴。后来那两个同学考上大学，就剩下她一个人往返学校。好在隔壁钟家垌大队的钟石生和自己是同班，所以，每次就只有和钟石生结伴而行。平素，都是在将军岭山脚下等候，今天，她在约定的时间来到山脚下，不一会就听到山口钟石生吼

叫，可等了老半天，不见人影，在正午的烈日下，虽然撑着小阳伞，可脚站在路面上，像在炉子上烤一样。又担心钟石生出了什么事，就赶忙跑上山来。

陈淑英眼风不察觉地拂了钟石生一下，撅了撅嘴角，说："还说呢。在下面等了你老半天，只听到你喊魂一样在吼，就没见人影，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呢。谁知道你在和穿山甲做游戏。"

钟石生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让大小姐久等了。"顿了顿，又委屈地说："你以为我划得来啊，你看，"拍拍渗出油渍的挎包，"菜瓶都摔破了，里面的换洗衣裳都弄脏了。"

"活该。"陈淑英幸灾乐祸地咯咯笑了起来。

钟石生狠狠地望着手里的小穿山甲，咬着牙说："就你这个鬼东西害得我好苦。我让你穿水去！"说着，就把穿山甲往深潭里甩。

陈淑英忙说："别别！会淹死的。也是一条生命啦。"

钟石生收回手，把穿山甲甩到路旁的灌木里，笑着说："走吧，求生去吧。要记住这位观音娘娘的恩德哦。"

说得陈淑英忍俊不禁，笑过后，又疼惜地说："菜瓶破了倒没关系，我借你菜票。只是这衣裳弄脏了可惜，亏得你姐姐洗呢。"

钟石生装作没事一样，说："衣服我到学校去洗。不外多搽几道肥皂。"

陈淑英鼻孔哧了一声，说："你倒大方。买肥皂不要钱？你们男生啊，总不把钱当回事。"

说得钟石生无话可说。

"这样吧，你把弄脏的衣服拿出来，我正好带了一块肥皂。不如就现在趁油渍没干洗了。反正时间还早。"说着就从自己的碎花布荷叶边挎包里掏出一块肥皂，对钟石生说："把里面的脏衣服拿出来，我帮你洗洗吧。"

钟石生难为情地说："算了算了。"

陈淑英瞪了对方一眼，佯作生气地说："你以为我是帮你啊，我是想浸浸河水。——这鬼天，热死人了。"

钟石生只得把挎包里弄脏的衣裳全都掏出来，和陈淑英一道走下河堤。两人挽了裤脚，站在永乐江流水里，七手八脚地搓洗起来。洗完，又把衣裳、挎包晾在河畔的灌木丛上晒。两人坐在树阴下乘凉，说些不着边际的闲话。说着说着，陈淑英打起了哈欠。钟石生也不打扰她，起身去翻晒了衣服，又钻进树阴里。见陈淑英屈起双脚，一只手随意地垂下，抓握着身旁的小草，一只手垫放膝头上，托着头歪靠着打起了瞌睡。钟石生不由得仔细端详起来。只见陈淑英脸庞红扑扑的，上面浮着细细的绒毛，双眼似眯欲睁，长长的睫毛忽而扑动一下，鹅凝般的鼻尖上渗出细细的汗珠，薄薄的鼻翼轻微地有节奏地掀动，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清爽的山风吹拂得粉红色绵绸短袖上衣，隐隐约约显出少女的曲线。钟石生脑海里浮现出家门口三月里盛开的那树桃花，他屏住呼吸忘情地端详着陈淑英。周围安静极了。抬头望望天空，万里晴空，几片白云悠悠地飘着，河对岸的大山绿得发亮，绿得眼球发胀，绿得跳跃起来，绿得就要倾倒过来。正在想入非非，一只河虾弹跳了一下，嗒地弹起一线水，溅在陈淑英脸上。陈淑英惊醒过来，紧张地看见钟石生，生气地说："你要做什么？"

钟石生正直着眼神端详，被陈淑英一叫，一下子慌了神，脸刷地绯红，半天说不出话来，用手指指河里，结结巴巴地说："是一只河虾……"

陈淑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笑了笑，问："衣服干了吗？"

钟石生如释重负，赶忙说："干了干了。"就起身收好衣服装进挎包。

两人收拾好东西，从山口下来。刚好遇上同班同学张振山。

张振山推着一部永久牌载重单车，把车铃摁得好一阵响，有

些醋意地望着钟陈二人从山道下来，故意问道："二位同学怎么一道从山里出来?"

钟石生瞪了张振山，瓮声瓮气地冲了一句："关你什么事?"

张振山赶忙赔上笑脸，不可置否地叠声道："当然当然。"一面偷偷瞟了陈淑英一眼，一面掩饰地撩起白府绸衬衣的衣角擦脸。

陈淑英难为情地涨红了脸，好一会，才问张振山："你怎么走到这里来了?"

张振山咧咧嘴角，偷偷做了个鬼脸。

2

年轻人容易忘事，刚才的尴尬就像一缕清风，过去就过去了，也没谁计较。三个同学结伴而行，说些闲话。

这当儿，山那边响起一阵炮声，是东山水电站工地放炮炸石。

陈淑英想起一件事情，就转过头来问钟石生："哎，上周六学生会定的事，你考虑得怎样了?"

陈淑英一问，钟石生就知道是什么事。要在平时，他会直截了当地回答。他和陈淑英从进公社中心完小开始就同学，又一道考进县四中，算来同学有八年了。学习之余两人又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喜欢文艺，学校演出经常是两人搭档。陈淑英除了天生一张清秀脸庞，一个姣好身段，一个好听的嗓子，还有就是对表演艺术的悟性，在全县中学生舞蹈表演大赛中表演舞蹈《白毛女》里的红头绳片段，以优美的舞姿，细腻的舞蹈语言征服了观众和评委，荣获一等奖。因此，被选为校学生会文娱部部长。而他是学校师生公认的学习尖子，被选为学习部长。他心里一直把陈淑英当做妹妹看待，时时刻刻呵护她，尽量不使她受委屈。但

今天张振山在场，他便故意卖弄关子，逗逗陈淑英，便假装不明白地问道："什么事啊？我都忘了。"

陈淑英见钟石生装聋卖傻，心里恨恨地，也故意瓮声瓮气地说："你真会装，就是到东山电站工地慰问演出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我……"钟石生有意识地盯了一下并排走着的张振山，故意作古正经地说："没有什么想法呀。我现在都不知道毕业升学考试过不过得了关哩。"说最后几个字的时候，故意加重了语气。

这时，张振山微微抬头，接过话："你都过不了关，那咱们三个班没有一个能考上大学。"

"那不能这么说。谁知道出些什么题目。"

"你是全才呀，什么题能难倒你这尖子生。"张振山说着，下意识地摁了单车铃声。他平常去学校本来走的是另一个方向，今天把父亲伙房买菜的一部旧单车偷了出来，一路骑着绕道七八里路，赶到这里，想在钟石生和陈淑英面前显摆显摆。谁知这两个却视而不见。张振山气得暗暗咬牙，这分明是藐视自己呀。但又不好发作，只得时不时摁响车铃。钟石生狡黠地微笑地端详着陈淑英的两条摆动的齐腰辫子，欣赏她扭动的腰身，说："这事，你是文娱部长，你要带头表演一个优秀节目呵。"

"我也是这么想的。一旦毕了业，大家各散四方，有的同学可能一辈子也会不到一块了，用一场慰问演出给大家留下一点念想。"陈淑英说这话时，流露出一丝伤感。

钟石生也受到感染，但嘴上还是揶揄地说："你放心，不管啥时候，你陈大美女永远活在我们三个班男生的梦中。"

"你真是油嘴！"陈淑英佯装生气地撅起嘴，"不理你了！"

钟石生望着陈淑英的长辫一晃一晃的背影，狡黠地笑了笑。

于是，大家都不说话。

这端儿，张振山加快几步，凑到钟石生耳边，悄悄地说：

“考试的事情还要请你老兄帮忙呵。”

见陈淑英真的生气了，钟石生也觉得无趣。本来懒得搭理张振山，却像故意怄气地大声说道：“你老兄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又似乎自言自语地嘟哝道：“唉！这周只得吃盐水淘饭了。”

张振山一听，马上接过话：“你怎么不早说，我有我有。”随即，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把饭菜票放在钟石生面前，爽气地问道：“够了吧?”

钟石生也不数，把饭票装进裤袋，边心安理得地说：“算我借你的。”

前面的陈淑英冷笑了一声。

张振山望着钟石生的后脑勺，赶忙说道：“别、别，咱哥俩还讲什么借字，见外了呀!”

张振山说这话时，感到腰脊骨一热，底气也上来了。论学习，他比不过钟石生，钟石生门门课程成绩优秀，是全校师生公认的才子。而他张振山天生与书本结了仇，你不理我，我不理你。好在他舅舅在县委工作，父亲在公社食堂当炊事员，况且是一根独苗，因此，这样一个宝贝，是外婆家也疼，父母也疼，除了满足他在学校的正常花消，兜里总有几张红色的人民币。尽管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钱的功能同样不能低估。刚巧又碰到个钟石生，母亲早逝，父亲又是一个老实巴交的石匠，每年的二三十元学费都是靠姐姐抠鸡屁眼抠出来的。这就给了张振山有了仗义疏财的机会。他和钟石生同桌。每逢考试，张振山利用眼角余光，偷看钟石生做的答案。开初，钟石生当众举报过他的舞弊行为，让老师当场撕了卷子，害得他很丢面子，恨不得钻进课桌里。一段时间，他把钟石生恨得牙痒痒的，总想寻个机会打钟石生的黑拳。但看到钟石生壮实的身板，硕大的拳头，知道硬斗是斗不过，就采取怀柔策略。他发现钟石生家庭困难，餐餐只吃几分钱的白菜萝卜下饭，还经常缺饭菜票。这一发现让张振山捕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到了一个实施怀柔政策的战机。俗话说，打人找软肋。在钟石生为买不起饭菜票发愁的时刻，张振山就慷慨解囊，慢慢地钟石生对张振山态度友好了许多，考试时，也有意识地把做好的答卷给张振山抄。老师还在班会上表扬张振山学习有进步。

为这事，陈淑英曾指责过钟石生是卖身。钟石生答道，我没饭吃，他没知识，也是互相帮助嘛。

就是在一个问题上，张振山对钟石生耿耿于怀。坏事就坏在陈淑英这个妖精身上。从初一新生报到时见到陈淑英开始，张振山就恨不得把眼珠子挖下来挂在陈淑英身上，望着她姣好的身段以及发育完美身体各个部位。晚上，恨不得钻进陈淑英的玫瑰色梦里。然而，陈淑英居然喜欢钟石生这个穷小子，在钟石生面前总是一脸灿烂，有时候开恩地跟他说上几句话，只要钟石生出现，就甩开他和钟石生说话去了，气得张振山暗地里把牙齿咬得格格响，甚至在心里头用过最恶毒的字眼咒陈淑英和钟石生。很多时候，张振山看到他们在一起头聚头地讨论题目，也想凑过去参与讨论，钟石生往往会讨厌地说他：你不懂。他想发作，但有什么办法。他们一个是学习尖子，一个是文艺尖子，而自己虽然在篮球场上冲锋陷阵，是校篮球队的前锋，也为学校参加各种体育比赛获得名次立过汗马功劳，那只是一时的荣耀。学校看中的是学习成绩，老师喜欢的是学习成绩好的同学，他张振山只有心里酸酸地吃无名醋的份。而且，陈淑英的父母是开缝衣铺的，家境虽不殷实，也不至于手头拮据，不至于像钟石生这个穷小子那样“为钱卖题”而眼热他兜里的那几块钱，就堵死了张振山献殷勤的路子，为此张振山很有些气愤。

来到学校门口时，学生食堂的钟声“当当当……”敲响了。

3

钟石生吃完饭，敲着瓷碗来到食堂门口时，见陈淑英还站在门口台阶上。他知道陈淑英是在等他。因为，上周六下午高三年级学生会开会，研究决定了毕业前夕组织全年级同学到永乐江电站工地搞一次义务劳动，并搞一场慰问演出。年级指导老师彭老师还承诺，将为每个参加演出的同学拍一张剧照。彭老师说，将来不管你们做什么，在什么地方，这张照片是永恒的纪念。彭老师是三年前从省城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县四中的，虽然当了老师，还保留着学生时代的浪漫和天真，平常和同学们都玩得来。更何况，学生会的干部们都十七八岁了，很多同学还真没照过相，听说要拍照留念，大家激动起来，也没多少讨论就决定了这一重大活动。

钟石生朝陈淑英走去，刚一迈脚，陈淑英长辫一甩，转身朝教师宿舍方向走去。钟石生无声地咧嘴笑笑，心里乐滋滋的，也不跟着陈淑英，却从另一个方向绕个大圈，转过食堂，也朝教师宿舍走去。他知道陈淑英是约他到彭老师家去商量节目问题。

钟石生瓷碗放在彭老师家的窗台上，推开房门，果然陈淑英正在逗着彭老师两岁的女儿元元玩。

不见彭老师，钟石生就问陈淑英："彭老师不在?"

陈淑英朝厨房努努嘴，继续和在床上的元元抛着布娃娃玩，头也不抬地问道："你怎么来了?"

钟石生笑笑，反问："不是你叫我来的?"

陈淑英瞪了钟石生一眼，说："切！我才没有呢。"说完，笑了笑。

这时，彭老师从厨房里端着一个小塑料饭碗出来，看见钟石生，笑着说："噢！钟石生也来了。"

钟石生恭恭敬敬地问道："彭老师，还没吃呀？"

"没有呢，先给元元弄碗面条。元元，别闹了，来。"又招呼钟石生，"坐吧，你这大个子站着，显得房子更挤。"

陈淑英接过彭老师手中的饭碗："彭老师，我来喂元元，你忙去吧。"

元元也停止了玩布娃娃的游戏，让陈淑英喂着吃面条。彭老师对钟石生和陈淑英说："你们先歇歇，我吃了饭再说。"说着就转身进了厨房。

钟石生无所事事，搓搓手，就呆呆地坐在小板凳上，一面看看陈淑英喂元元吃饭，一面打量房子里的陈设。房子摆设很简陋。一张简易木架子床依墙摆着，靠内一侧墙壁上用杉木板悬空装了一个简易得不能再简易的所谓书架，有四层，一直顶着天花板，放满了书。元元的玩具见缝插针地也摆在书架里。被书架富余的书籍，便不得不堆放在紧靠床头的办公桌上。办公桌上无非是教师常用的红、蓝墨水，竹制笔筒里插着几支点水笔，旁边高高的一摞学生作业本，静静地等着点水笔的批判。桌面压着一块玻璃台板，玻璃下铺满了照片，展示着彭老师的生活历程：从孩童时期到现在的生活状况，一目了然。钟石生发现，彭老师童年照片和元元的照片放在一起，同样是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连手脚姿势都一样，要不是照片上注明的拍摄年代，竟分不清到底哪是母亲，哪是女儿。最吸引钟石生眼球的是那张柳丝垂绦的湖边，身着苏式套裙的女大学生一脸娇羞，双手捧着一束鲜花（因为是黑白照片，不能辨认花的颜色），幸福地靠在稍后站立身着白衬衣、深色长裤的男青年肩头。男青年左手随意地藏了半截手掌在裤兜里，又像是从兜里掏什么，右手则被女大学生的腰身挡住，也可能是紧紧地把围着爱人的腰际。两人眼睛里流露出无限的憧憬，两张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两人胸前别着大学校徽。钟石生油然升起一种向往，不由得瞥了一眼正在喂元元吃面条的

陈淑英，一种莫名的兴奋自丹田而直冲大脑。

这时，彭老师从厨房里出来了。元元也吃完了，坐在床上摆弄她的玩具。陈淑英麻利地把元元的小塑料碗拿到厨房里洗刷，出来时端着一杯茶递给彭老师。

钟石生见彭老师走过来，慌忙离开桌前。

彭老师看出了钟石生的窘态，就说："没关系，看吧。"

陈淑英也凑到桌前看照片。彭老师一一指点着玻璃板下的照片，告诉两位同学每一张照片的时间地点。最后，点着湖畔的那张，幸福地说："这是大学毕业时，我和元元爸爸照的结婚照。"床上正玩着的元元巴过来，稚气地问妈妈，"有我吗?"逗得三人都笑起来。陈淑英拍拍元元的小脑袋笑着说，"那时还没你呢。""为什么呀?"元元问，陈淑英耳根一热，不好意思回答。彭老师拍拍元元说，"别闹了，元元。"元元撅着小嘴，生气地回到床上，继续摆弄玩具，咕哝着："妈妈坏，照相都不带着我。"三个大人不觉笑出了声。

彭老师把茶杯放在办公桌上，坐在藤椅里，问道："两位同学，有事吗?"

听老师发问，陈淑英起身离开床沿，坐在钟石生旁边的小木凳上，下意识地瞥了钟石生一眼，说道："就是上周六开会定的事情。"

"哦，排节目的事情。想好了吗?"

"还没呢。"陈淑英沉吟地答道，又说，"我是想，想找老师给我们编一个新的。"陈淑英讲到"我们"二字时，指尖不察觉地扯了一下钟石生的衣角。

钟石生感应到陈淑英的扯动，及时应和着："是呀是呀。"

彭老师爱抚地扫了两人一眼，嘴角掠过一丝笑容："哦，这样的，我想想。"

在彭老师眼里，钟石生和陈淑英，是她最喜欢的学生。

三年前，彭老师从省师范大学毕业，就分配到县四中教语文。开学后，第一堂作文课上，她出了一道作文题：《我的家乡》。晚上批改学生作文时，发现一个叫钟石生的作文竟是一首诗，而且写了一个副标题：雨雾中的永乐江。诗中写道：

雨丝轻绵绵地织
雾纱轻盈盈地绕
织成绿的水
绕成青油油的山
永乐江哟
像快乐的新娘子
两岸的杜鹃花
羞红了她的脸蛋
一行白鹭飞过
悠悠山水之间
写下朦胧的诗行。

诗写得很有灵气。她当即便在作文后面连批三个“优”。第二天便推荐给校语文课组长，并在学校的黑板报全文刊登。一时间，钟石生成了全校的名人，学生会成立时，同学们一致选举他当了学习部长。后来，她又把自己收藏的《唐诗三百首》、《马雅可夫斯基诗选》、《徐志摩爱情诗选》，以及艾青、贺敬之、郭小川等当代著名诗人的诗集翻出来给钟石生读。钟石生在彭老师的鼓励下，越加勤奋写作，居然在《中学生》杂志发表了几首。

陈淑英呢，虽然出生于闭塞的山区，但从气质上看，很有几分小家碧玉的品质，而且是一个文艺活跃分子，天生一副好嗓子，对搞节目悟性极强。彭老师是在县城长大的，刚到县四中时，偷偷地哭了不知多少遍。这是一所“大跃进”时期新建的学

校，除了几间教室和学生宿舍建好以外，老师们都安置在学校附近的农家，直到去年，才搬进新建的教工宿舍。又没有电，学校给每个教师配置一盏煤油灯。还有交通极为不便，一条“大跃进”修的没上等级的简易公路，车跑起来，晴天黄尘翻滚，雨天泥水四溅。隔天才有一班从县城开来的客车，几乎与外面世界隔绝。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对于彭老师这样城里出生，一直生活在城里的年轻女大学生来说，简直是过的地狱般的生活。为此，她找县教育局哭过哀求过，教育局领导起初是安慰开导她，后来，找的次数多了，领导就发火了，威胁说，你不干可以，可以辞职。没办法，只得老老实实地呆在这里，晚上偷偷地咬着被头流泪。就写信给远在重庆的丈夫，要想办法远调到重庆去。丈夫也做了努力，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只有慢慢地熬吧。自从接触到陈淑英后，她的心情好像找到了一种慰藉。课余时间经常叫上陈淑英到学校周围的山坡、田野散步，说着女人的知心话，给陈淑英讲许多城里的生活，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就抱头痛哭。陈淑英通常是静静地听彭老师讲城里的生活，陪着老师抹泪。并且心里常常憧憬，有朝一日到城市里生活。师生好得像一对亲姐妹。陈淑英有什么心事，和母亲都不说，只找彭老师倾诉。彭老师除了帮助陈淑英学习以外，还教会了陈淑英《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喀秋莎》等唱段和歌曲。

彭老师习惯地用右手托着脸颊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打开办公桌抽屉，翻出一本相册，翻了几页，点着其中的一幅照片说：“有了，你们俩搞一段《兄妹修电站》表演唱。”

钟石生和陈淑英两人同时站立凑过去看相册。相片上是彭老师和他爱人一道表演《兄妹开荒》的剧照。陈淑英意识到什么，只觉脸一热，赶忙说：“那不好吧，这是……”

钟石生也瞟了一眼陈淑英脑后长辫上扎的白手帕蝴蝶结，心中也一热，发呆起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